



睡前三小时吃东西,会让人发胖。

老书的情结

□ 周铁钧

六十年代中期,我在东北老家读中学时,家乡的小镇突然涌进二百多名来自北京、天津的知识青年。那时,学校的课本是《毛泽东选集》、《马克思列宁全集》,镇上也没有书店,图书馆、学校的阅览室早已门窗皆无,存书也不知去向。当与小镇的“知青”们渐渐熟起来,才发现他们竟有那么多好看的“老书”。我第一次借来的是《林海雪原》,于是那段日子满脑子都是林海的苍茫、雪原的晶莹、威虎山的凶险、老爷岭的神秘……

后来,我从《烈火金钢》、《平原枪声》中领略到抗日战争的残酷;从《保卫延安》、《红日》感受到解放战争的艰辛;从《红旗谱》、《暴风骤雨》中看到了土地革命的波澜……

课外有书可读了,但“老书”无论如何是不敢带进学校的,这时,破天荒地出版了一批供批判用的“大毒草”,我不知当时出版的决策者是怎么想的,这里面是否融汇着文人们为延续文化的机敏和智慧:一边是广播、报纸天天口诛笔伐,一边是轮转机轰鸣,一捆捆散发着油墨芳香的“毒草”被发运全国各地,与原版唯一不同的就是加了张扉页:供批判用。

那好,我们就开始批判,老师拿出本崭新的《上海的早晨》,先让一位同学念一段,然后大家批判。说是批判,倒不如说是一场热烈的研讨会,批来批去竟把资本家的财富来源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上了号,老师无奈地摇了摇头:“这一段不适合批判,接着读下段。”最终,倒是把一本“毒草”弄得明明白白,还

渐渐懂得了些文学创作的结构、意境、主题、层次等基础知识和人物、事件、景色的描写方法。

老书读得多了,渐渐与有书的“知青”来往开始多了起来,最密切的当数肖强。他是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,父母都是教授。那年月的教授,哪一个不是被圈在“牛棚”里挨批斗,写检查呢!他唯一的姐姐也被发落到四川接受“再教育”,据说他家的成份极高,相当于我们本地“恶霸地主”之列。肖强没有什么家当,唯一的财产就是满满一木箱“老书”。从那木箱里,我认识了狄更斯、雨果、托尔斯泰、巴尔扎克……也读到了《青春之歌》、《红岩》、《苦菜花》、《红旗谱》……肖强不但读书,还能讲书,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讲述书中的道理,写作的背景和中国有关书的历史,如汉代的太学、唐代的崇文馆以及岳麓书院、白鹿洞书院、天一阁藏书楼等等。但有一天,肖强突然从“青年点”失踪了,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,只说他走时行李都没拿,却带走了书箱……

如今,出版业空前兴旺,几乎所有的“老书”都已再版,且印刷装帧得十分精美。我们汲取、传播知识的方式也有了质的变化。有人预言,用不了二十年,读书一词将会在语汇中逐渐消失,取代它的将是软件、网页、屏幕。

纵然人们可以不必再捧着厚厚的书苦苦研读,就能从另一种更简约、便捷的方式中得到其中所有,我仍难以泯灭老书的情结,怀念读老书时那种执着、扎实的学风,怀念老书曾给予的生存底蕴……

二爷

□ 黄茨娅

我喜欢读书,平生最喜欢跑的地方就是市图书馆,新华书店以及一位喜欢读书的远亲老人二爷那儿。二爷是解放前出生的,活了七十年,曾经在广东某县文化馆工作。二爷算得上是个书呆子,终身未婚又是聋子的他,相伴他的只有一屋子书籍。因为他家离我家不太远,又加上喜欢读书的缘故,二爷的住所成了我常跑的地方。

每一次走进他那简陋的一室一厅,我就用纸笔快速写上:来借书的。二爷领会了,立刻手一指靠墙的书柜说,你自己找吧!就这样,我开始了我的借书生涯。每次只借一本,一个月还来。只是记得,那个时候,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、《山居笔记》、《千年一叹》就是从他那儿借来的,也就早早地了解了中国还有这么一位优秀的文化学者,为了文化,而在中国的大地上留下各种探索和思考,记下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和遗产。

二爷的曾国藩的书最多,整齐的一排在书柜的上方,我还以为他是个曾国藩迷,其实不然,二爷最爱读的是中国古代名著《红楼梦》,曾几何时,他的一些优秀的红楼梦研究文章见于全国各大报刊,至于红楼梦的书,他收藏有三个版本,最原始的那套看上去很陈旧,但二爷依旧惜它如花。

我读鲁迅先生的一些集子,也是从二爷那儿借来的,因为书读得多,我常常有一些写作的冲动,可投出去大多是石沉大海,心灰意冷的时候,我问二爷,阅读与写作如何兼容?二爷又在纸上写出,如果你深爱着

阅读,就得有一股死死地抱住笔杆子不放的精神,坚持下去,水滴石穿。原来如此,读写莫问前头事,书似贵人高指点。我知道,这就是读书的力量,它能让人走出困境,走出沼泽地,走出严冬,走向生机勃勃的春天。

2005年冬天,二爷病重大限将至,我去看望了他,最后的纸上交流是:我走后,我的书你拿走一半,剩下的一半给我弟弟。二个月后,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,我去二爷的住处取书。那一天下午,我是骑着一辆女式单车,还带了一个编织袋去的,我和二爷的表弟平分了这些旧书。因为每一本书都是沉甸甸的,我一共来回二次,才把喜欢的旧书拿回来。

花了两天的时间,恭恭敬敬地整理了二爷送给我的旧书,余秋雨和鲁迅的一些集子,我只要了《文化苦旅》、《山居笔记》和《鲁迅全集》和一些其他的文学书籍,整理好了,时不时地翻阅这些旧书,分明感受到了这些旧书里的一种人间温情,比如说旧版的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传》,这些书看起来很旧,岁月过去了这么多年,一个酷爱读书的老人,居然把它们保存得如此完好,不管怎样,我也要像这位老人一样,将这些旧书好好地保存和流传下去。传承旧书与文明,这也是在传承着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思想和灵魂,想到这,心中更加厚爱这些来之不易的旧书了。

读丰子恺散文 《山水间的生活》

□ 梦鸽

春节前,儿子对我说:学校要求学生父母读两本书,并写出读后感,其中一本是丰子恺的散文集《山水间的生活》。我不假思索地对儿子说,让你爸爸写吧!儿子说,不行,妈妈写,妈妈好久没看书了。

儿子哪里知道,妈妈一直为工作忙碌,真的好长时间和书本没接触了。年轻的时候,确实跟文学走得很近,可这十几年忙于生计,几乎没怎么动笔了,真的没有文字的感觉了。但儿子不管不顾,一直追着我,无奈,加上丰子恺的散文,我倒真是想读一读。最早知道丰子恺这个名字,还是在读初中的时候,同学拿了一幅他的漫画给我看,画的什么现在不记得了,但还记得确实很幽默。春节有假,不如找找当年读书的快乐和感觉。

最早印象中的散文,就是描写各种各样的景色,理解有点肤浅。读过丰子恺的散文之后,才知道原来散文也可以这样写,这么有趣的写,而每篇文章的出发点都是那么的“小”,而由每件小事引出的感想,都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或是每个人都有的共鸣。但他能写出人人有的感受,是人们平日里都能见到的东西,而人人笔下却很难有的。在丰子恺那里,一个姿态,一个动作,一个蝌蚪,一盆水仙,一只白鹅都可以写进文章里,似乎都有了存在的意义。他总是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和想法。他非常善于观察,也是热爱大自然,敬畏生命的。

《给我的孩子们》这篇文章,它给我的感触很深,他对孩子的心理描写刻画得十分传神,又诙谐幽默,而这一切又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,毫无做作,让人仿佛身临其境。如:“瞻瞻!你尤其可佩服,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,你什么事情都像拼命地全副精力去对付。小小的失意,像花生米翻落地了,自己嚼了舌头,小猫不肯吃糕了,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,昏去一两分钟。外婆普陀去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,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,喂他,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,你的号哭的悲哀,比大人人们的破产、失恋、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”。这是何等的真率、自然与热情!丰老先生尽情描写、赞美儿童的天性,赞扬了孩子们纯洁美好的心灵。“大人间的所谓”“沉默”“含蓄”“深刻”等,比起孩子们来,显得是不自然的,病态的,伪善的!

儿子去年考上了“168”,在许多亲朋好友的眼里,算是很不错了,还有人让我们介绍“管好孩子”的经验。其实,世俗意义上的“管”,我们几乎没有,多是顺其自然、稍加引导,他喜欢画画,我们就让他画,结果素描考了八级;他又喜欢吹笛子了,我们就支持他学,结果也吹到八级,但这也并没有影响他文化课的学习。儿子身上,还保持着一份与他年龄相称的,应有的天然与纯真,这比起他的学习成绩来,更让我感到欣慰。

这也是我读了丰子恺散文后得出的思考。感谢儿子,也让我学习了一把。

往事悠悠征稿啦

悠悠往事,总在心头。提起笔,记下那件事、那个人、那段岁月……往事悠悠专版欢迎投稿。我们不要文采斐然,不要辞藻堆砌,更谢绝抄袭;原创的,真实的,都是美好的。提醒:投稿请务必写清通联,包含邮政编码。2015年刊发的文章,没能收到稿酬的,麻烦联系 478702039@qq.com。

